



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叶辛 著

57
3
86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叶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 叶辛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3

(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

ISBN 978-7-5306-4820-9

I. 我…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48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电话:(022)23332651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策划、总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635×965毫米 1/16 印张:22.125 插页:2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6-4820-9

定价:32.80元

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风凛冽

蹉跎岁月

往日的情书

泛滥的桃花湾

在醒来的土地上

爱的变奏

孽债

责任编辑 韩铁梅

特约编辑 莫贵阳

封面设计 一壹设计® www.ybsj.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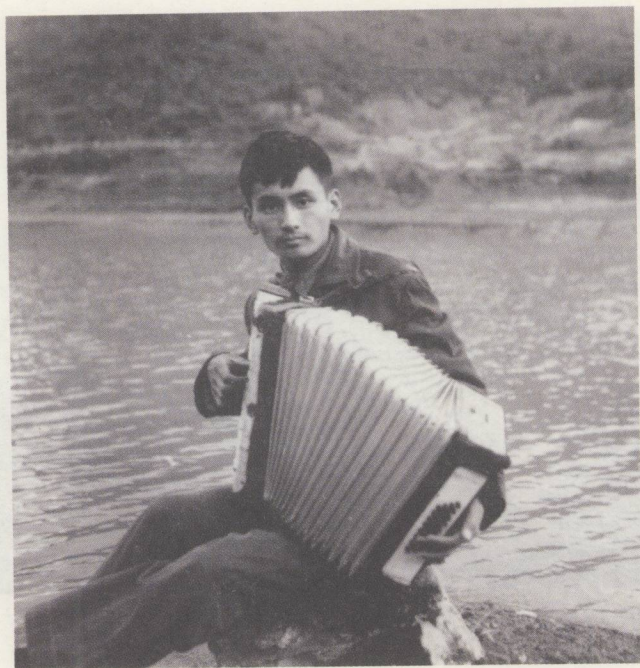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

对于这样的题材，作者既不是按照知识青年下乡生活的顺序，空洞地写他们如何“过三关”的经历，也不单纯地写他们艰难、困苦乃至悲惨的遭遇，而是以爱情为主线，着意描绘几种类型知识青年的性格、理想和命运，刻画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不同的典型形象，读来引人思索，使人激动，激人上进。

这部书文笔清丽，描写细腻，通篇洋溢着上海知识青年在贵州山区生活锻炼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知青岁月的第二年（1970年），妻子（当年的恋人）王淑君在蚌壳堰水库边为我拍摄的照片



1982年，和拍摄《蹉跎岁月》的中央电视台导演在当年插队的砂锅寨前合影



90年代中期，与巴老合影于杭州西子湖畔



在巴黎郊区的奥兹小镇凡高当年创作画像的小楼前



与国际摄影艺术大师合影



在上海作协接待澳大利亚作家



2000年，全家回贵州



2004年冬，回到第二故乡考察叶辛春晖小学校址



一家人在黔东南苗寨

我把此书献给成千上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段岁月,是永难忘怀的。

——叶 辛

目 录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1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5
后记一：遥远的猫跳河谷	328
后记二：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330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不知不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快四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发出邀请，要我参加与知识青年话题有关的座谈会、研讨会；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沓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好几部。

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最近以来，一些有了空闲、一些事业有成、一些发了点财的知青们，经常以“永难抹去的记忆”、“难忘的岁月”等题目，对中国知青的命运进行思考、回眸和述评。让人不由得会引出“时间是不是风化了情绪，历史能否沉淀出真谛的思考……”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传，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插队落户四十周年。

四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接触着一批批原先认识和不认识的老知青们，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受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是一千四百万，有的说是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只是过去了三四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出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还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不是吗，再过二十年，我们都难相会了。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我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讲课、座谈文学的那些大学和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另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还有我和当年的恋人，今日的妻子王淑君分离时的书信，汇聚拢来竟有八大本。今天，新华传媒借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把所有这些书冠名为《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推出，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每当我参加图书馆、文化局组织的读者见面会，每当我应邀到各省去参加读书节、书市，每当我在又一部新书的发布会上，总会遇见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热心读者，挤上前来，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八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的欢迎吧。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

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二〇〇五年秋天,当由我牵头筹资的“叶辛春晖小学”在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时,老乡们把我曾经栖身的一间小小土地庙恢复成了当年的样子,挂了一块“叶辛旧居”的牌子,当人群散去之后,我的儿子叶田在这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门口站了足足四五分钟。看到的老乡把这一情景告诉我时,我想,尽管我从未对他讲过自己青春年代受过的苦,但他站在那里看一看,他会从潮湿、幽暗的小屋,从当年的煤油灯,读出他该读懂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知识青年的四十周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二〇〇七年五月八日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收工了。

鱼鳞状的晚霞在西天边抹出一片橘红色，像是婴儿露出的甜甜的笑靥。

“慕容支！”走近寨口堰塘的收工行列后头，响起一声清脆的叫喊。热闹喧嚷的妇女行列，大家嘻嘻哈哈，说笑不停，都没注意这声呼唤。

“慕容支，你等等我。”清脆的叫喊声又起，比起先还急促些，“有事儿同你讲！”

人群里还是没人应声，有个中年妇女推了推自己身前的姑娘，她只顾埋着头往前走，一点也没听见伙伴的呼喊。中年妇女在她肩膀上推了两下，又拍了两掌说：

“小慕，”山寨上的妇女，不习惯叫慕容这么个双姓，照对所有知识青年的称呼习惯，喊她“小慕”，“刘素琳在喊你呢，等等她。”

慕容支应声仰起脸来，诧异地眨了眨明朗温和的大眼睛，白里泛红的面颊上升起了两朵红霞，她刚要发问，后面刘素琳的喊声又起了：

“慕容支，等等我。”

慕蓉支从肩上卸下锄头，走出妇女行列，等着同户的小刘。她不知干练豁达的小刘将对自己说些什么，抬头向后张望着。

妇女行列走进寨子，乐呵呵的说笑声渐渐消融进各家各户的院坝里去。

刘素琳走到慕蓉支跟前，神情异样地瞥了她一眼，往寨路上望了两眼，又回头向她们走来的路上瞅了瞅。

“小刘，什么事？”慕蓉支轻声问道。热情洋溢的刘素琳一向是嘻嘻哈哈的乐天派，什么话在肚子里也藏不住，今天变得这么小心翼翼，倒有些使她好奇了。

刘素琳并没回答慕蓉支的问话，又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这儿实在不能讲悄悄话，便果断地拉起慕蓉支的手臂，说：“走，到那边去说。”

她伸手指着寨子外头红土坡上的慈竹林边。

初秋天，慈竹都已返翠。竹干变成翡翠色，竹叶子像条鱼，一眼望进去，竹林里密密簇簇的，很是繁密。谁都知道，编箩筐、背篋、提篮、围箩，砍实用的竹子，这个时节最好了。不过，慈竹林是生产队的竹园，又临近寨子，不会有人在竹林里砍竹，也没人愿钻进那么密的竹林去玩耍。

两个姑娘走到红土坡边，这儿地势很好，背靠竹林，身前一条上坡去的小路，有人走过，一眼就能看见。是个说悄悄话的好地方。

刘素琳东张西望着，探查左右有没有人，一向耐心的慕蓉支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什么话这么机密呀，她又问：

“到底有什么事呀？小刘。”

这一问，刘素琳把脸转过来向着她了。刘素琳的个子比慕蓉支高半个脑壳，沉静的眼睛，双眼皮儿，细嫩的皮肤已在几年的山寨劳动中晒得黝黑黝黑的。她的两眼定睛地望着慕蓉支，却并不说话，露出一脸的探究神色。

慕蓉支微笑了一下，说：“小刘，有什么事，尽管说吧，看你，平时那